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九

劉昫 等修
閻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方慶

狄仁傑孫兼謨 姚璹弟班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襲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友絕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

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仁傑儀鳳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衞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弃市魏文將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

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埏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憚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繇是朝廷肅然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歎曰眞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夷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爲冬官侍

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伯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詿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詿誤特勑原之配流豐州豫因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因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譜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譜者並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未幾爲來俊臣誣搆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并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爲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折被頭帛書冤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

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爰何如對曰尚若不爰豈死於鞭笞矣何爲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溴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畎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神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極爲煩弊乃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寇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輿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

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
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
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
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
之歎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
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
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
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
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
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舡中國罷安東以
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弃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
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
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
惟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爲念但當勑邊兵謹守備嚴銳以

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
令邊城警守遠備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
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
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
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
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
夫聖曆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
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趣兵十萬追之不
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爲突厥逼脅賊退後
懼誅又多逃匿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
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
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
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內
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媿修

築池城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爲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鄙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以此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之軍還授內史聖曆三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寮咸經侍從睢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栈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環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筆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闔閭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碓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

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
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
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
之禍緇衣赦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
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
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
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備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
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
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
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
然弃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
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
月病卒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常以
舉賢爲意其所引拔桓彦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

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
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
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
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
老眞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
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
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
後竟召爲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爲魏州
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爲魏州司功參軍頗貪暴爲人
所惡乃毀仁傑之祠長子光嗣聖歷初爲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
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俄事稱職則天喜而言
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坐贓貶歙州別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
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爲言則天

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爲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爲梁公別傳備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兼謨登進士第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憲宗召爲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尚書郎長慶大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入爲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汚縑帛等贓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勑書文宗召而諭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或不可卿勿以封勑爲艱遷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謂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爲心職業由茲不舉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爲常常之心哉兼謨謝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會江西觀察使吳士矩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奏曰觀察使守陛下土地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士矩與奪由已盈縮自專不唯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別駕兼謨尋轉兵部侍郎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昌中累歷方鎮卒

王方慶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孫也其先自琅琊南度居於丹陽爲江左冠族褒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鼐隋衛尉丞伯父弘讓有美名貞觀中爲中書舍人父弘直爲漢王元昌友畋獵無度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荅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爲計者在乎修德冠屨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橫壟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

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寔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漸見疎斥轉荆
王友龍朔中卒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
史記漢書希古遷爲太子舍人方慶隨之卒業永淳中累遷太僕少
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
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
載秋毫不犯又管內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冤者府官
以先受首領叅餉未嘗鞫問方慶乃集止府寮絕其交往首領縱暴
者悉繩之由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
方慶之右有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
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證聖元年召
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石泉縣男萬歲登封元年轉并
州長史封琅琊縣男未行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五品事俄轉鳳
閣侍郎依舊知政事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破
契丹凱還欲以是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爲將軍入城例有軍

樂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
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時持疑不
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祇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
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不等臣謂振作於
事無嫌則天從之則天嘗幸萬安山玉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輿與
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
乘船危就橋安元帝乃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路曲狹上
瞻駭臣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踐此畏
塗伏望停輿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是歲改封石泉子時有制每月
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議其略曰經史正
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
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
禮顯慶禮及祠令無天子每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之禮有明堂即合告朔之事若以爲無明堂故無告朔之事臣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

等參求既無其禮不可習非以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方慶又奏議其略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唯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秖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則天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諝所奏議以定得失時成均博士吳揚善太學博士郭山惲等奏按周禮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秦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望依方慶議有制從之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甞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今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爲榮方慶又舉令校朞喪大功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更禁斷從之方慶漸以老疾乞從閑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及中宗立爲東宮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聖曆二年壹日則天欲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揔名兵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

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荅曰比爲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並悉學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舉金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此請乃月令虛行佇啓直言用依來表是歲正授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餘並如故俸料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讀書方慶又上言諱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即成例足爲軌模伏望天恩因循舊式付司改換制從之長安二年五月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以宮寮之舊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每所酬荅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禮雜荅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亦散亡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晙工書知名尤善琴碁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

姚璹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辯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宮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瑤山玉彩書書成遷秘書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則天臨朝遷夏官侍郎坐從父弟敬節同徐敬業之亂貶桂州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

有武字者皆以爲上應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録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是歲九月坐事轉司賓少卿罷知政事延載初擢拜納言有司以璹從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爲侍臣璹上言昔王敦稱兵犯順王導仍典樞機嵇康戮於晉朝嵇紹忠於晉室竊惟前古尚不爲疑今奉聖恩豈由臣下必以體例有乖伏請甘從屏退則天曰此乃我意卿復何言但當盡忠無聽浮說時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天樞於端門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璹爲督作使證聖初璹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躬避正殿璹奏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覩此無常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多可使由之義存於此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爲得也左拾遺劉承慶廷奏云明堂宗祀之所今既被焚陛下宜輟朝思過璹又前議以爭之則天乃依璹奏先令璹監造天樞至是以功當賜爵一等璹表請迴贈父一官乃追贈其父豫州司戶參軍處平爲博州刺史天后將封嵩岳命璹揔知撰儀注并充封禪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璹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璹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揔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黃金千兩塗之璹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爲炫燿則天又從之尋屬契丹犯塞命梁

王武三思爲揄關道安撫大使壽爲副使以備之及還坐事神功初
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壽屢有發擿姦無所容
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
勁草之爲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
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迺眷蜀中甿俗
毀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
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姦無所容前後糺擿蓋非
一緒貪殘之伍昇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朞月康此
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琊之化當以豫州爲法則天又嘗
謂侍臣曰凡爲長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僚吏者甚難至於姚璹
可謂兼之矣時新都丞朱待辟坐贓至死逮捕繫獄待辟素善沙門
理中陰結諸不逞因待辟以殺璹爲名擬據巴蜀爲亂人密表告之
者制令璹按其獄璹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則天
又令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亦無所發明
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狀因此籍沒者復五十
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亦十八九道路冤之監察御史表怨巳劾
奏其事則天初令璹與怨巳對定又尋令罷推俄拜地官尚書歲餘
轉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長安中一歲累表乞骸骨制聽致仕進爵爲伯
遇官名復舊爲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卒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
成弟班
班少好學以勤苦自立舉明經累除宂汴滄虢豳等五州刺史加銀
青光祿大夫轉泰州刺史以善政有聞璽書褒美賜絹百匹神龍元
年累封宣城郡公三遷太子詹事仍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舉事不
法班前後上書進諫令載四事其一曰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
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人
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箴大夫進謀故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
又聞之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
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合典禮
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輒陳塵露庶裨山海伏以
內置作坊工巧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
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爲詐僞有玷徽猷臣望並付所司以停宮內
造作如或要須役造猶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其二
曰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
經侯帶玉具劒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
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劒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
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
務以簡素爲貴皇王政化皆以非薄爲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
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之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
曰臣聞銀牓銅樓宮闈嚴秘門閤來往皆有簿曆殿下時有所須唯門
司宣令或恐姦僞之輩因此妄爲增減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
違互近日呂昇之便乃代署宣勑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其姦僞自
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真虛望墨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畫署
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
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
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神索隱
事之善惡毫釐靡靡老理有危疑鑄鉄無爽臣以庸謬叨侍春闈職居
獻替豈敢緘默其四曰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
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
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
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摘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
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靜爲務恭
膺守器以學業爲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詔識成敗雅誥既習
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

經史爲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寮吏直司實爲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謬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略細事一蒙採納萬殞無辭尤降儲明俯矜狂瞽疏奏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索其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黜唯班擢拜右散騎常侍歲餘遷秘書監睿宗即位累授戶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拜戶部尚書班與兄壽數年間俱爲定州刺史戶部尚書時人榮之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四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爲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盧陵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荅曰當革命之時朋邪甚衆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王方慶干城南海羽翼東宮臺閣樞機無不功濟所謂君子不器者也苟非文學斯焉取斯壽成都布政始卒不侔相國上章或否或中且焚明堂而避正殿固諍何多黜唐頌而立天樞一言非措矧乃妄求符瑞已失忠貞精擇楚茅難裨過咎不常其德罔畏承羞班規諫有才牧守多善儲幄之任可謂得人

贊曰犯顏忤旨返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替武氏克復唐基功之莫大人無以師方慶之才周旋特立壽也無常班能操執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及善　朱敬則　李懷遠子景伯景伯附　豆盧欽望張光輔　史務滋　崔元綜　周允元附　杜景儉　楊再思

王及善洺州邯鄲人也父君愕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撫納遺甿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眞主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糧恣行殘忍所過攘敓竊爲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將安出君愕爲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大將軍頻以戰功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馬與高麗戰於駐蹕山君愕先鋒陷陣力戰而死太宗深痛悼之

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及善年十
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襲爵邢國公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
敬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宮臣
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
之高宗聞而特加賞慰賜絹百匹尋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
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
在朕側知此官貴否俄以病免尋起爲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時
山東飢及善爲巡撫賑給使盡拜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轉益州大都
督府長史以老病請乞致仕加授光祿大夫後契丹作亂山東不安
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
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
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來事也此爲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
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
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赦之及善
執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諸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
子臣愚以爲若不勦絕元惡恐搖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納之俄而
則天將追廬陵王立爲太子及善贊成其計及太子立又請太子外
朝以慰人心則天從之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
奪有大臣之節時張易之兄弟恃寵無內宴皆無人臣之禮及善數
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讌但檢校閤中
可也及善因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
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三上不許聖曆二年
拜文昌左相旬日而薨年八十二廢朝三日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
陪葬乾陵

杜景儉雍州武邑人也少舉明經累除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録事
參軍時隆州司馬爲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即欲視事又鞭笞
僚吏將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爲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命也
何藉數日之禄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視事不亦急耶嗣業益怒景

儉又曰公今持咫尺之制真僞未知即欲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耶乃叱左右各令罷散嗣業慙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荆州司馬竟不如志人吏為之語曰録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儉由是稍知名入為司賓主簿轉司刑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累遷洛州司馬尋轉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內出黎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延載初為鳳閣侍郎周旻元奏景儉黨於李昭德左遷秦州刺史後累除司刑卿聖曆二年復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多陷賊中及事定河內王武懿宗將盡論其罪景儉以為皆是驅逼非其本心請悉原之則天竟從景儉議歲餘轉秋官尚書坐漏洩禁中語左授司刑少卿出為幷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子澄頗以文藻著名官至鞏縣尉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閭長壽中累除右補闕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既漸寧晏宜絶告密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弃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曰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入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

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皐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眄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極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特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空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illegible]長安三年累遷正諫大夫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爲張易之兄弟所誣搆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理曰元忠張說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減死四年以老疾請罷知政事許之累轉冬官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

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神龍元年出爲鄭州刺史尋以老致仕二年侍御史冉祖雍素與敬則不協乃誣奏云與王同皎親善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步從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雅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景龍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五敬則嘗採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文士論廢五等者以秦爲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論曰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爲秦之失予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流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絡徧於城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弑主魯不供物宋不成周吳徵伯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投會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鬬七雄苛刻薄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觜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玄風掃地至盡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

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綿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其行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籌財不足以分賞論地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失其國最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覇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畧也是齊晉以逆禮爲慙吳楚以犯上非嫡釁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優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闚周室介馬汾隰而逐冀侯而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當時賢者是之敬則知政事時舜以用人爲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古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爲知人睿宗即位嘗謂侍臣曰神龍已來李多祚王同皎並復舊官幸月將無欽融咸有褒贈不知更有何人尚抱冤抑吏部尚書劉幽求對曰故鄭州刺史朱敬則往在則天朝任正諫大夫知政事忠貞義烈爲天下所推神龍時被宗楚客冉祖雍等誣構左授廬州刺史長安年中嘗謂臣云相王必膺期受命當須盡節事之及韋氏篡逆干紀臣遂見危赴難冀戴興曆雖則天誘其事亦是敬則先啓之心今陛下龍興寶位況黨就戮敬則尚銜冤泉壤未蒙昭雪況復事符先覺誠即可嘉曆宗然之贈敬則秘書監謚曰元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玄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感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延載初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轉鳳閣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尋遷內史自弘農縣男累封

至鄭國公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
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
之然恭愼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
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長安末昌宗
既爲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
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
因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効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
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袁恕己言爲長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爲御史
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爲御史
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掌奏請公卿大臣宴于司禮寺預
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面似蓮花再思欣然請剪紙
自帖於巾邪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喧笑又易
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
以爲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長安四年

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遷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中宗即位
拜戶部尚書兼中書令轉侍中以宮寮封鄭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又
爲冊順天皇后使賜物五百段鞍馬稱是時武三思將誣殺王同皎
再思與吏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並受制考按其獄竟不能
發明其枉致同皎至死罪衆冤之再思俄復爲中書令吏部尚書景
龍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其年薨贈特進幷州大都督陪
葬乾陵謚曰恭子植植子獻並爲司勳員外郎再思弟畯爲考功郎
中溫王爲戶部侍郎

李懷遠邢州柏仁人也早孤貧好學善屬文有宗人欲以高蔭相
假者懷遠竟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爲假蔭求官豈吾
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累除司禮少卿出爲邢州刺史以其本
鄉固辭不就改授舆州刺史俄歷揚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
又授同州刺史在職以清簡稱入爲太子左庶子兼太子賓客歷
遷右散騎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遷鸞臺侍郎尋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歲餘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秋官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賜爵平鄉縣男長安四年以老辭職聽解秋官尚書正除太子左庶子尋授太子賓客神龍初除左散騎常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趙郡公特賜實封三百戶俄以疾請致仕許之中宗將幸京師又令以本官知東都留守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神龍二年八月卒中宗特賜錦被以充斂輟朝一日親爲文以祭之贈侍中謚曰成子景伯景龍中爲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廻波爾時酒巵微辭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諂諛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也景雲中累遷右散騎常侍尋以老疾致仕開元中卒子彭年彭年幹吏才工於剖析當時稱之開元中歷

考功員外郎知舉又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天寶初又爲吏部侍郎與右相李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以大其門與銓管七年後以贓汚爲御史中丞宋渾所劾長流嶺南臨賀郡累月渾及弟恕又以贓下獄詔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南康郡天寶十二載起彭年爲濟陰太守又遷馮翊太守入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十五載玄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沒於賊脅授僞官憂憤忽忽不得志與韋斌相次而卒及剋復兩京優制贈彭年爲禮部尚書

豆盧欽望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陳郡公祖寬即隋文帝之甥也大業末爲梁泉令及高祖定關中寬與郡守蕭瑀率豪右赴京師由是累授殿中監仍詔其子懷讓尚萬春公主高祖以寬曾祖長魏大和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寬爲盧氏貞觀中歷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封芮國公永徽元年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又復其姓爲豆盧氏父仁業高宗時爲左衛將軍欽望則天

時累遷司賓卿長壽二年代宗秦客爲內史時李昭德亦爲內史執權用事欽望與同時宰相韋巨源陸元方蘇味道杜景儉等並委曲從之證聖元年昭德坐事左遷涪陵尉則天以欽望等不能執政又爲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欽望附會昭德罔上附下乃左遷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自右丞爲鄜州刺史陸元方自秋官侍郎爲綏州刺史蘇味道自鳳閣侍郎爲集州刺史其年欽望入爲司禮卿遷秋官尚書封芮國公出爲河北道宣勞使俄而廬陵王復爲皇太子以欽望爲皇太子宮尹聖曆二年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授太子賓客停知政事中宗即位以欽望宮寮舊臣拜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兼中書令知兵部事監修國史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獲譏於代神龍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景龍三年五月表請乞骸不許十一月卒年八十餘贈司空并州大都督謚曰元賜東園秘器陪葬乾陵則天時宰相又有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並有名績

張光輔者京兆人也少明辯有吏幹累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以討平越王貞之功拜鳳閣侍郎知政事永昌元年遷納言旬日又拜內史皆有名其年洛州司馬房嗣業洛陽令張嗣明坐與徐敬業弟敬眞陰相交結敬眞自流所繡州逃歸將北投突厥引虜入寇途經洛下嗣業嗣明二人給其衣糧而遣之行至定州爲人所覺嗣業於獄中自縊死嗣明與敬眞多引海內相識異緩其死嗣明稱光輔征豫州日私說圖讖天文陰懷兩端顧望以觀成敗光輔由是被誅家口籍沒

史務滋者宣州溧陽人累至內史天授中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左鷹揚將軍虔通並爲侍御史來子珣誣以謀反誅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初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鞫之務滋恐被陷刑乃自殺

崔元綜者鄭州新鄭人也祖君肅武德中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中累轉秋官侍郎長壽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慶尋赦還復拜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尚書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者豫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延載初累轉左肅政御史中丞俄除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書傳中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爲語有指斥糾而駮之則天曰聞此言足以爲誡豈特將爲過耶證聖元年卒贈貝州刺史則天爲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爲榮

史臣曰王及善在孝敬東宮誠能奉職當俊臣下獄力諫除兇是憂濫及賢良而欲明彰羽翼興復之志不謂無心杜景俊五刑有濫濟活爲心四氣不和歸罪在已則天謂曰真宰相然奈柔順李昭德不無吐剛之過也朱敬則文學有稱節行無愧諫諍果決推擇精真皆非洞鑒古今深識王霸何由立其高論哉惜乎相不得時矣楊再思佞而取貴苟以全身掩不善而自欺謂無十目十手也李懷遠名不苟於假蔭貴不衒於故鄉無政陋居常乘劣駟亦一時之善矣然匪躬之道未之聞也豆盧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無小善登于大用可謂具臣

贊曰及善奉職非無智力景俊當權不謂不賢雄文高節少連爲絕守道安貧懷遠當仁欽望之屬片善何足謟媚再思祇宜遄速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一

劉　昫　等修
崔玄暐弟昇暐子璩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袁恕己曾孫德文
故暉曾孫元膺
張柬之子漪玄孫璟

桓彥範

桓彥範潤州曲阿人也祖法嗣雍王府諮議參軍弘文館學士彥範
慷慨俊爽少以門蔭調補右　翊衛聖曆初累除司衛寺主簿納言
狄仁傑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
察御史長安三年歷遷御史中丞四年轉司刑少卿時司僕卿張昌
宗坐遣術人李弘泰占已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
其罪則天不許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恩寵自宜粉骨碎
肌以答殊造豈得苞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
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唯陛下故誅違天不

祥乞陛下裁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則候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疑惑聖心今果遂其所謀陛下何忍不察若昌宗揩此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泰往還尚令修福復擬襄尼此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縱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況經兩度事彰天恩並垂捨宥昌宗自爲得計人亦以爲應運即不勞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譏之以爲陛下縱成其亂也君在臣圖天分是爲逆臣不誅社稷亡矣伏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時又內史李嶠等奏稱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鞫訊決斷刑獄至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丘勣來俊臣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彥範又奏請自文明元年以後得罪人除楊豫博三州及諸謀逆叛首一切赦之表疏前後十奏辭旨激切至是方見允納彥範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是歲冬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昌宗入閤侍疾潛圖逆亂鳳閣侍郎張柬之與桓彥範及中臺右丞敬暉等建策將誅之柬之遽引彥範及暉並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共圖其事時皇太子每於北門起居彥範與暉因得謁見密陳其計太子從之神龍元年正月彥範與敬暉及左羽林將軍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五百餘人討易之昌宗於宮中令李湛李多祚斬關而入兵士大譟時則天在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昌宗於廊下并就第斬其兄汴州刺史昌期司禮少卿同休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士庶見者莫不懽叫相賀或臠割其肉一夕都盡明日太子即位彥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納言賜勳上柱國封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又改爲侍中從新令也彥範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

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輒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
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
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
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
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曰臣聞京師
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闥
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抑嘗
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
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
勅授方術人鄭普思秘書監葉澤能國子祭酒彥範苦言其不可帝
曰既要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遽下制云軍
國政化皆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
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比蹤前烈臣

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
竟不納時韋皇后既干朝政德靜郡王武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
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慮彥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
韋氏既雅爲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又私通於韋氏乃日夕讒毀
彥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彥範爲扶陽郡王敬暉爲平陽郡王張
柬之爲漢陽郡王崔玄暐爲博陵郡王袁恕己爲南陽郡王並加特
進令罷知政事彥範仍賜姓韋氏令與皇后同屬籍仍賜雜綵錦繡
金銀鞍馬等雖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易州刺史趙履溫者即彥
範之妻兄也彥範誅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溫共謀其事於是召拜司
農少卿履溫德之乃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知政事履溫又脅奪
其婢大爲時論所譏尋出爲洛州刺史轉滄州刺史二年光祿卿駙
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與韋氏姦通潛謀誅之事洩爲三思誣構
言同皎將廢皇后韋氏彥範等通知其情乃貶彥範爲瀧州司馬敬
暉崖州司馬袁恕己竇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

並仍令長任勳封並削彥範仍
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怒命御史大夫
李承嘉推求其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彥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己
崔玄暐等教人密爲此牓雖託廢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滅
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等既未經鞫問不可即
肆誅夷請老御史按罪待至進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祇
合據勑斷罪不可別俟推鞫請並處斬籍沒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
等五人崖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彥範於瀼州敬暉於崖州張柬
之於瀧州袁恕己於環州崔玄暐於古州並終身禁錮子弟年十六
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
又特賜承嘉綵物五百段端錦被一張擢拜裴談爲刑部尚書左貶
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猶慮彥範等重被進用又納中書舍
人崔湜之計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馬周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就嶺外

並矯制殺之彥範赴流所行至貴州利貞遇之於途乃令左右執縛
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時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延和元
年並追復其官爵仍特還其子孫實封二百戶玄宗即位開元六年
詔曰皇輿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多艱爰仗經綸之業故侍中趙
國公相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
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玄暐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等並德惟神
降材與運生道協台嶽名書讖緯寅亮帝載勤勞王家衆復禹之元
謀奉昇唐之景命雖殂謝既久而勳烈益彰撫纂鼎以念功想旂常
而增感緬尋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登于明堂克申從祀之儀
式酬疇庸之典並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廟庭其子弟咸加收擢建
中元年重贈司徒
敬暉絳州太平人也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累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
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
弃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再遷夏官侍郎

出爲泰州刺史大足元年遷洛州長史天后幸長安令暉知副留守事在職以清幹著聞璽書勞勉賜物百段長安三年拜中臺右丞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元年轉右羽林將軍以誅張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擢拜侍中賜爵平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尋進封齊國公天后崩遺制加實封通前滿七百戶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咸宜降爵上章論奏於是諸武降爲公武三思益怒乃諷帝陽尊暉等爲郡王罷知政事仍賜鐵券恕十死朔望趨朝初暉與彥範等誅張易之兄弟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爲天下所患時議以此歸咎於暉暉等既失政柄受制於三思暉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主上疇昔爲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三思既深憤惋以許州司功參軍鄭愔素被暉等廢黜因令上表陳其罪狀

中宗詔曰則天大聖皇后往以憂勞不豫兇豎弄權暉等因興甲兵剗除妖孽朕錄其勞効備極寵勞自謂勳高一時遂欲權傾四海擅作威福輕侮國章悖道弃義莫斯之甚然收其薄効猶爲隱忍錫其郡王之重優以特進之榮不謂谿壑之志殊難盈滿既失大權多懷怨望乃與王同皎窺覘內禁潛相謀結更欲權兵絳闕圖廢椒宮險迹醜辭驚視駭聽屬以帝圖伊始務靜狴牢所以久爲含容未能暴諸遐邇自同皎伏法釁跡彌彰儻若無其發明何以懲茲悖亂迹其巨逆合寘嚴誅緣其昔立微功所以特從寬宥咸宜貶降出佐遐藩暉可崖州司馬柬之可新州司馬恕已可竇州司馬玄暐可白州

貢馬　普夏置暉到崖州竟爲周利貞所殺睿宗即位追復五王官爵贈暉秦州都督謚曰肅愍建中初重贈太尉曾孫元膺開成三年自試太子通事舍人爲河南縣丞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爲胡蘇令本名曅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爲玄暐少有學行深爲叔父秘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

舉明經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掌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
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貴
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
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
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
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
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爲不
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暐遵奉
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尋授天官侍郎中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超拜
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却絕請謁頗爲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
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
慶此欲盛爲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綵七十段
三年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
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依舊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陷良

善冀圖爵賞因緣籍沒者數百家玄暐固陳其枉狀則天乃感悟咸
從雪免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爲不軌玄暐亦屢有讜言則
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玄暐弟昇時爲司刑少卿又請寘以大辟其
兄弟守正如此是時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閒玄
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
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
博陵郡公中宗將授方術人鄭普思爲秘書監玄暐切諫竟不納尋
進爵爲王賜實封四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知都督事其
後被累貶授白州司馬在道病卒建中初贈太子太師玄暐與弟昇
甚相友愛諸子弟孤貧者多躬自撫養教授頗爲當時所稱昇官至
尚書左丞玄暐少時頗屬詩賦晚年以爲非已所長乃不復措思唯
篤志經籍述作爲事所撰行已要範十卷友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五
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並行於代子璩頗以文學知名官歷中
書舍人禮部侍郎璩子渙自有傳曾孫郢開成三年自商州防禦判

官兼殿中侍御史入爲監察御史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國
張東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也少擢第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
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進士擢第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
徵試同時策者千餘人東之獨爲當時第一擢拜監察御史聖曆初
累遷鳳閣舍人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六月東之著論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
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
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
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
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
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
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
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
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一日非書十二月

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
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
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
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爭
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
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
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
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
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
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
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
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
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

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暮之喪三年也暮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蒼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普三人今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于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七月其義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劉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蓋悲慕之懷未盡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令吾子將徇情弃禮實爲乖僻夫弃縗麻之服襲錦穀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若孔鄭何杠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荼言請所有摘擿先儒願且以時消息時人以柬之所駮頗合於禮典是歲次厥黙啜表言有女請和親

則天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之柬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頗忤其言神功初出爲合州刺史尋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柬之表論其弊曰臣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絶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作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搜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遣

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目然安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伎唯知詭謀苟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喘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劒南連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嶲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揔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

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且姚府揔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刼殺不能禁止恐一旦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隷舊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增舊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疏奏則天不納後累拜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召爲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時夏官尚書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遷鳳閣侍郎仍知政事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爲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州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致法無所縱捨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爲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尋爲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憤恚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褒德紀功事華典冊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翼戴興運謨明帝道經綸謇諤風範猶存往屬回邪構成釁咎無辜放逐淪沒荒遐言念勳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令封漢陽郡公建中初又贈司徒玄孫璟開成三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歷遷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敬暉等將誅張易之兄弟恕己預其謀議又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仗以備非常及事定加銀青光禄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封南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已恐其更啓遊娛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務廉陵州刺史恕已俄擢拜中書令仍加特進封南陽郡王寵知政事則天崩遺制加實封滿七百戶後與敬暉等累遭貶黜流于瓔州尋爲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汁數升恕已常服黃金餌毒發憤悶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盡竟不死乃擊殺之建中初贈太子太傅曾孫德文舉進士開成三年授秘書省校書郎

史臣曰昔夫老入越勾踐保於會稽不聽子胥之言而有甬東之歎此五王除兇返正得計成功當是時彥範敬暉握兵全勢三思攸暨其黨半殲若從季昶之言寧有利貞之禍蓋以心懷不忍遽失後圖黜削流移理固然也且芟蔓而不能拔本建謀而尚欠防微死即無辜禍由自掇失斷召亂也不亦宜哉

贊曰嗟彼五王忠于有唐知火在木謂無其傷禍發既剋勢摧靡當何事不敢周身之防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二

魏元忠　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附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韋安石子陟斌子況從父兄子抗從祖兄子巨源趙彦昭附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初爲太學生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爲意累年不調時有左史盖屋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儀鳳中吐蕃頻犯塞元忠赴洛陽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工拙曰臣聞理天下之柄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方今王略遐宣皇威遠振建禮樂而陶士庶訓軍旅而慴生靈然論武者以弓馬爲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以篇章爲首而不問之以經綸而奔競相因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士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

士衡著辯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宣尼稱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則何平叔王夷甫豈得同日而言哉臣聞才生於代代實須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用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求未有無士之時夫有志之士在富貴之與貧賤皆思立於功名異傳芳於竹帛故班超投筆而歎祖逖擊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己難逢英哲罕遇士之懷瑰琰以就埃塵抱棟梁而困溝壑者則悠悠之流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此士之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嗟乎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至於此也亦有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展其志略身為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則貧賤之士焉足道哉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為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賢而囚之不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歎李廣恨生不逢時令當高祖曰萬戶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號為飛將爾時胡騎憑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而不能用近之矣從此言之踈斥賈誼復何怪哉此則身為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晉羊祜獻計平吳賈充背勗沮其策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緣荀賈不同意而不得展其志略而布衣韋帶之人懷一奇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而望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內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得不有智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在用與不用之間不得騁其才略伏願降寬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卧死於淮陽仲舒大才位屈於諸侯相又曰臣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奉國威靈亦其才力所致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也故趙充國征先零馮子明討南羌皆計不空施機不虛發則良將立功之驗也

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兇而扼暴苟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段孝玄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傾在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葛亮俱爲上策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鬬智魏武之機神冠絕猶依法孫吳假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筭少謀衆寡殊科故魏用栢直以拒漢韓信輕爲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即栢直慕容評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略一旦居元帥之任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敦詩悅禮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獨舉鄢郢其後果辱秦軍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季布皆其事也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收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剋謝玄以書生之姿拒符堅天下之衆郗超明其必勝桓溫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真長期於決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銳志與識略耳明者隨分而察成敗之形昭然自露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則昔賢之與今哲意況何殊當事機之際也皆隨時而立功豈復取賢於往代待才於未來也即論知與不知用與不用夫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並出自貧賤勳濟甚高未聞其家代爲將帥董仲舒曰爲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夷不龔拔卒爲將即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其中豈無卓越奇絕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又曰臣聞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謀夫竭其能賞厚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綱紀舉而衆務自理藥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吐蕃蟻

結蜂聚本非勍敵薛仁貴郭待封受闉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勵
熊羆乘機掃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爲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
師脫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天皇遲
念舊恩收其後效當今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且賞不勸謂之止
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
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臣以疎賤干非其事豈欲間天皇之君臣生
猜薄於仁貴直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區區所懷實在於此古人云
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化今罰不能行賞亦難信故人間議者皆
言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賞賜
勳庸傾竭倉庫留意雖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
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黎微不可欺以得志瞻望恩
澤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須應之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
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
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以表信晉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
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數年
紛紜眞僞相雜縱加沙汰未至澄清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
所由主司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
使天下知聞天皇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萬國共尊文昌
政本四方是則軌物宣風理亂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冒死盡言且
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年
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姦詐棄之都
市及征高麗也摠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僞勳之罪多
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
豈敢失利於後哉韓子云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節儉臣恐天皇病之於
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天皇病之於
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亦日月之一蝕也又今之將吏率多貪暴所
務唯狗馬所求唯財物無趙奢吳起散金養士之風縱使行軍悉是
此屬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帝甚歎異之授秘書省正字令

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尋除監察御史文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迴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討時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鬬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剋既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

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趨勢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而破之敬猷脫身而遁孝逸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摠管蘇孝祥爲賊所破孝逸又懼欲引退初敬業至下阿有流星墜其營及是有羣烏飛噪於陣上元忠曰驗此即賊敗之兆也風順狄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元忠以功擢司刑正稍遷洛陽令尋陷周興獄詰市將刑則天以元忠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時承勅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勅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勅然始起謝觀者感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聖曆元年召授侍御史擢拜御史中丞又爲來俊臣侯思止所陷再被流于嶺表復還授御史中丞元忠前後三被流於時人多稱其無罪則天嘗謂曰卿累負謗鑠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徒有如獵者尚須臣肉作羹耳此輩殺臣以求達臣復何幸聖曆二年擢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未幾加銀青光祿大

夫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政號清嚴長安中相王爲并州元帥元忠爲副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加爲大摠管拒之元忠在軍唯持重自守竟無所剋獲然亦未嘗敗失中宗在春坊時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奏則天曰臣承先帝顧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悅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則天不豫乃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潛謀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太子而令天下則天感其言乃下元忠詔獄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令昌宗與元忠等殿前參對反復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令執證元忠說初僞許之及則天召說驗問說確稱元忠實無此語則天乃悟元忠被誣然以昌宗之故特貶授端州高要尉中宗即位其日驛召元忠授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又遷兵部尚書知政事如故尋進拜侍中兼檢校兵部尚書時則天崩中宗諒闇多不視事軍國大政擧委元忠者數日未幾遷中書令加授光祿大夫累封齊國公監修國史神龍二年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等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參軍昇爲任城縣男時元忠特承寵榮當朝用事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異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勉修時政議者以此少之四年秋代唐璹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未幾元忠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敕曰永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歎惠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無所賑施及還帝又卑白馬寺以迎勞之其恩遇如此是時安樂公主嘗私請廢節愍太子立已爲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固稱不可乃止尋遷左僕射餘並如故元忠又媿武三思專權用事心常憤歎思欲誅之三年秋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

夫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政號清嚴長安中相王爲并州元帥元忠爲副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加爲大摠管拒之元忠在軍唯持重自守竟無所剋獲然亦未嘗敗失中宗在春坊時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奏則天曰臣承先帝顧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悅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則天不豫乃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潛謀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太子而令天下則天惑其言乃下元忠詔獄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令昌宗與元忠等殿前參對及復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令執證元忠說初僞許之及則天召說驗問說確稱元忠實無此語則天乃悟元忠被誣然以昌宗之故特貶授端州高要尉中宗即位其日驛召元忠授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又遷兵部尚書知政事如故尋進拜侍中兼檢校兵部尚書時則天崩中宗居諒闇多不視事軍國大政

委元忠者數日未幾遷中書令加授光祿大夫累封齊國公監修國史神龍二年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等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徐堅等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參軍昇爲任城縣男時元忠特承寵榮當朝用事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勉修時政議者以此少之四年秋代唐璟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未幾元忠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敕曰永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無所賑施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其恩遇如此是時安樂公主嘗私請廢節愍太子立己爲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固稱不可乃止尋遷左僕射餘並如故元忠又嫉武三思專權用事心常憤歎思欲誅之三年秋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

李多祚等皆潛預其事太子既斬三思又率兵詣闕將請廢韋后爲庶人遇元忠子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脅令從已太子兵至玄武樓下多祚等猶豫不戰元忠又持兩端由是不剋昇爲亂兵所殺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爲高宗天后所禮遇竟不以昇爲累委任如初是時三思之寵兵部尚書宗楚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又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太子同謀構逆請夷其三族中宗不許元忠懼不自安上表固請致仕手制聽解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楚客等又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爲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貶渠州員外司馬侍中楊再思中書令李嶠皆依楚客之旨以致元忠之罪唯中書侍郎蕭至忠正議云當從寬宥楚客大怒又遣給事中冉祖雍與楊再思奏言元忠既緣犯逆不合更授內地官遂左遷思州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嚴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此是

守一大錯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安即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豈是道理楚客等遂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追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仍令所司給靈輿送至鄉里睿宗即位制令陪葬定陵景雲三年又降制曰故左僕射齊國公魏元忠代協人望時稱國良歷事三朝俱展誠效晚年遷謫頗非其罪宜特還其子著作郎晃嘗封一百戶開元六年謚曰貞二子昇晃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鄖國公孝寬曾孫也祖津大業末爲民部侍郎煬帝之幸江都勑津與段達元文都等於洛湯留守仍檢校民部尚書事李密逼東都津拒戰於上東門外兵敗爲密所囚及于世充殺文都等津獨免其難密敗歸東郡世充僭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出爲陵州刺史卒父琬成州刺史叔瑾戶部侍郎瑱弟璲倉部員外安石應明經舉累授乾封尉蘇良嗣甚禮之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爲文昌左相

謂安石曰大材須大用何爲徒勞於州縣也特薦於則天擢拜膳部
員外郎永昌令并州司馬則天手制勞之曰聞卿在彼庶事存心善
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稱職深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又
歷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持重少言笑爲政清嚴所在人吏咸畏憚
之久視年遷文昌右丞尋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
左庶子長安三年爲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二尚書事後與崔神
慶等同爲侍讀尋知納言事是歲又加檢校中臺左丞兼太子左庶
子鳳閣鸞臺二品如故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寵用權安石
數折辱之甚爲易之等所忌嘗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
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
令逐出之座者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時鳳閣侍郎
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眞宰相非吾等所及也則天嘗幸興泰
宮欲就捷路安石奏曰千金之子且有垂堂之誡萬乘之尊不宜輕
乘危險此路板築初成無自然之固鑾駕經之臣等敢不請罪則天

登時爲之迴輦安石俄又舉奏易之等罪狀初有勑付安石及夏官
尚書唐休璟推問未竟而事變四年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
初徵拜刑部尚書是歲又遷吏部尚書復知政事俄代張柬之爲中
書令封鄖國公以嘗爲宮寮賜實封三百戶又兼相王府長史俄轉
戶部尚書復爲侍中監修國史中宗與庶人嘗因正月十五日夜幸
其第賜賚不可勝數又中宗嘗幸安樂公主城西池館公主具舟楫
請御樓船安石諫曰御輕舟乘不測臣恐非帝王之事乃止睿宗踐
祚拜太子少保改封鄖國公俄又歷侍中中書令景雲二年加開府
儀同三司時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潛有異圖將引安石預其事公
主屢使子壻唐晙邀安石至宅安石竟拒而不往睿宗嘗密召安石
謂曰關朝廷傾心東宮卿何不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
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無
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於簾中竊
聽之乃搆飛語欲令鞫之賴郭元振保護獲免俄而遷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賓客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假以崇寵實去其權其冬罷
知政事拜特進充東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即安石之子壻其妻
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厭殺之其婢久已轉嫁薛氏
使人捕而捶之致死由是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出爲蒲州刺史
無幾轉青州刺史安石初在蒲州時太常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
之皎大怒開元二年皎弟晦爲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中
宗遺制宗楚客韋温削除相王輔政之辭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
史洪子輿舉劾之子輿以事經赦令固稱不可監察御史郭震希皎
等意越次奏之於是下詔曰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
部尚書趙彦昭等往在先朝曲蒙厚賞因緣幸會久在廟堂朋黨比
周聞於行路景龍之末長蛇縱禍蒼卒之間人神憤怨未聞捨生取
義直道昌言遂削太上皇輔政之辭用韋氏臨朝之策比常隱忍復
以崇班將期愧畏稍懲前惡而尚欵回邪苟安榮寵宜從謫官之典
以勵事君之節安石可汴州別駕嗣立可嶽州別駕彦昭可泰州別
駕並員外置安石既至汴州晦又奏云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隱
物入已勅符下州徵贓安石歎曰此秖應須我死耳憤激而卒年六
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以子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左僕射鄆國公謚曰文貞二子涉斌並早知名涉字殷卿代爲
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弈世榮盛安石晚有子及爲幷州司馬始生涉
及斌俱少聰敏頗異常童涉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安石尤愛之
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涉始十歲拜温王府東閤祭酒加朝散大
夫累遷秘書太常丞有文彩善隸書辭人秀士已遊其門矣開元初
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典墳不
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于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
之唱和遊處廣平宋公見涉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歷洛陽令轉
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辭宗爲中書令引涉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
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爲美談後爲禮部侍郎涉好接後輩尤鑒于文
雖辭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

盡其才陟先責舊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斤善無遺美聲盈路後爲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腳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僞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選人疑其有瑕察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陟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閽閹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僮奴勢侔於王家主第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如道義相知靡隔貴賤而布衣韋帶之士恒虛席倒屣以迎之時人以此稱重李林甫忌之出爲襄陽太守兼本道採訪使又改陳留採訪使復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中襲封鄆國公以親累貶鍾離太守重貶義陽太守尋移河東太守充本道採訪使十二年入考在華清宮右相楊國忠惡其才望恐踐台衡乃引河東人吳豸之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吾以子爲御史豸之曰能乃告陟與御史中丞吉溫結託欲謀陷朝廷又誘陟姪

韋元志證之陟坐貶爲桂州桂管領尉未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會祿山反陷洛陽陟愛弟斌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應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脅之令陟憂死其士豪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於陳氏以免危亡詔命儻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里且泛谿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厚意不能從也因謝遣之乃堅卧不動經歲餘潼關失守肅宗即位於靈武起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採訪使未到郡肅宗使中官賈遊巖手詔追之未至鳳翔會江東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諭除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使陟以季廣琛從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懼罪出奔未有所適乃有表請拜廣琛爲丹陽太守兼御史中丞緣江防禦使以安反側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搖人心安危實在茲日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推瑱爲地主乃爲載書登壇

誓衆曰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璜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陟等辭旨慷慨既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無何有詔令陟赴行在陟以廣琛雖承恩命猶且遲迴恐後變生禍胎於陟欲往招慰然後赴徵乃發使上表懇言其急陟馳至歷陽見廣琛且宣恩旨勞徠行賞陟自以私馬數匹賜之安其疑懼即日便赴行在謁見肅宗肅宗深器之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量宰相器望朝不容辭旨遷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眞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疎之時朝臣立班多不整肅至有班頭相毆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顏眞卿代授吏部尚書自後任事寵臣皆後來初用望風畏忌道竟不行因宗人伐墓栢坐不能禁出爲絳州刺史乾元二年入爲太常卿呂諲再入相薦爲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兼東京畿觀察處置等使逆賊史思明寇逼河洛留元帥李光弼議守河陽令陟率東京官屬入關迴避乃領兵守陝州有詔遷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止於永樂不許至京候光弼收復河洛令陟依前居守陟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乎因遘疾上元元年八月卒於虢州時年六十五贈荆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詔曰竭忠之臣殁不廢命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飾終抑惟恒典故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判留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鄆國公韋陟敦敏直方端嚴峻整弘敷典禮表正人倫學冠通儒文合大雅頃者詢謨舊德保釐成周眷彼郊圻資其眞固而兇胡殘醜密邇河洛命居陝虢時俟翦除纔加喉舌之榮遽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冀其有瘳奄此殂殁良深震悼昇車而復以申三褒之恩在牖加紳宜崇八座之寵可贈尚

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爲忠孝刑部尚書顏眞卿以爲忠則
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
忠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
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陟子允
斌景雲初安石爲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
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爲女平恩縣主
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秘書丞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
崔顥當代辭人特爲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
先爲中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常少
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尚書韋堅斌以親累貶巴陵太
守移臨安太守加銀青光祿大夫斌授五品時兄陟爲河東太守堂
兄由爲右金吾將軍繼爲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
其比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爲賊所得僞授黃門侍郎憂憤而
卒及剋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秘書監安石兄叔夏別有傳從父

兄子抗從祖兄子右仁源抗弱冠舉明經累轉吏部郎中以清謹著稱
景雲初爲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薈繁劇前後爲政寬猛
得中無如抗者無幾遷右臺御史中丞人吏詣闕請留不許因立碑
於通衢紀其遺惠開元三年自左庶子出爲益州長史四年入爲黃
門侍郎八年河曲叛胡康待賓擁徒作亂詔抗持節慰撫抗素無武
略不爲寇所憚在路遲留不敢進因墜馬稱疾竟不至賊所而還俄
以本官檢校鴻臚卿代王晙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時抗弟拯爲
萬年令兄弟同領本部時人榮之尋以薦御史非其人出爲安州都
督轉蒲州刺史十一年入爲大理卿其年代陸象先爲刑部尚書尋
又分掌吏部選事十四年卒抗歷職以清儉自守不務產業及終喪
事始不能給玄宗聞其貧特令給靈舉處送還鄉贈太子少傅謚曰
貞抗爲京畿按察使時舉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尉王冰
華原尉王壽爲判官及廋使其後昇卿等皆名位通顯時人以抗有
知人之鑒

巨源開元元年拜兵部尚書封許國公巨源伯襲祖爵鄖國公入宥政封舒國公官至尚衣奉御巨源則天時累遷司賓少卿轉司府卿文昌右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三年轉夏官侍郎依前平章事有吏才勾覆省內文案下符剝徵雖爲下所怨苦然亦頗收其利證聖初出爲麟州刺史尋拜地官尚書神都留守長安二年詔入轉刑部尚書又加太子賓客兼爲神都留守神龍初入拜工部尚書封同安縣子又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鄖縣伯時安石爲中書令以是巨源近屬寵罷知政事巨源尋遷侍中書令進封舒國公附入韋后三等親敘爲兄弟編在屬籍是歲巨源奉制與唐休璟李懷遠視欽明蘇瓌等定垂拱格及格後敕前後計二十卷頒下施行時武三思先有賣封數千戶在兵州時屬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並合捐免巨源以爲穀稼雖被漂沉其蠶桑見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戶口頗多流散景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表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常佳瑞請布告天下許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寮仍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封邑時中宗既不聞巨源有言蓋與韋皇后繼敘源流佞媚官爵疑其開導以踵則天時有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常少卿鄭愔兵部尚書宗楚客右補闕趙延禧等或相諷諭或上表章請訖符祥朋黨取媚識者嗟憤景龍三年拜尚書左僕射依舊知政事未幾又拜尚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舊監修國史時國家將有事於南郊而巨源希韋后之旨協同祝欽明之議言皇后合助郊祀竟以皇后爲亞獻巨源爲終獻又以大臣女爲齋娘及韋庶人之難家人令巨源逃匿巨源曰吾國之大臣豈得聞難不赴乃出至都街爲亂兵所殺時年八十睿宗即位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益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諡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爲宰相時人以爲情不相協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固請依前

謚爲定邕又駮曰夫古之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爲善者雖存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協羣兇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韋何親而結爲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闇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故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跡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並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韋將篡畫計未果逆心尚搖問章夷猶倉卒迷謬於是太平公主矯爲陳謨上官昭容紿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將大業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溫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溫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爲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況以三思食邑往在貝州時屬久陰災逢多雨租庸捐免申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啓此異端以爲稼穡湮沉雖無菽粟蠶桑織紝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飢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而論者是之巨源與安石及則天時文昌右相待價並是五服之親自餘近屬至大官者數十人○趙彥昭者甘州

張掖人也父武孟初以馳騁佃獵爲事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佃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彥昭少以文辭知名中宗時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充修文館學士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彥昭爲使彥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中宗乃遣左驍衛大將軍楊矩代彥昭而往睿宗時出爲涼州都督爲政清嚴將士已下皆動足股慄又爲宋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又爲刑部尚書關內道持節巡邊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彥昭素與郭元振張說友善及蕭至忠等伏誅元振說等稱彥昭先嘗密圖其事乃以功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賜實封一百戶殿中侍御史郭震奏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携妻就謁申猶子之情于時南憲直臣劾以霜憲蹔加微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乾坤交泰宇宙再清不加貶削法將安措請付紫微黃門準法處分俄而姚崇入相甚惡彥昭之爲人由是累貶江州別駕卒

蕭至忠秘書少監德言曾孫也少仕爲畿尉以清謹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衆咸歎服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吏部員外擢拜御史中丞遷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恃武三思勢掌選無所忌憚請謁杜絕威風大行尋遷中書侍郎兼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愚昧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爲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

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毋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帝深納其言而止尋轉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忠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凌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臯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爲粉飾苟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秩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爲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絕儉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交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爲美談千令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濫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懈數儉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實亦難哉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鞘鞘佩瑳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政絃易張之道愛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强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勑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疏奏不納明年代韋巨源爲侍中仍依舊修史尋遷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訥潛懷姦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

處於其間頗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庶人又爲亡弟贈汝南王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人以此譏之至忠又以女適庶人舅崔從禮之子成禮日中宗爲蕭氏婚主韋庶人爲崔氏婚主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睿宗即位景雲初出爲晉州刺史甚有能名時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潛遣間使申意求入爲京職誅韋氏之際至忠一子任千牛爲亂兵所殺公主奧至忠以此怨望可與謀事即納其請召拜刑部尚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尚書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是歲至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沖徐堅劉子玄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有制加爵賜物各有差未幾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義及至忠并戶部尚書李晉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逆事洩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籍沒其家至忠雖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未嘗接待賓客所得俸禄亦無所賑施及籍沒財帛甚豐由是頓絕聲望矣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

宗楚客者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也兄秦客垂拱中潛勸則天革命稱帝由是累遷內史後與楚客及弟晉卿並以姦贓事發配流嶺外秦客死楚客等尋復追還楚客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初爲太僕卿武三思用事引楚客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晉卿累遷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既殺武三思兵敗逃於鄠縣楚客遣使追斬之仍令以其首祭三思及崇訓喪柩韋庶人及安樂公主尤加親信未幾遷中書令楚客雖跡附韋氏而嘗別有異圖與侍中紀處訥共爲朋黨故時人呼爲宗紀景龍中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屢相侵擾西陲不安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晉卿處訥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舉兵入寇其爲邊患於是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案宗楚客紀處訥等性惟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

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效消塵以裨川嶽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不貲公引頑兇受賂無限醜問充斥穢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論之者懼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以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抵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仍徇贓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臣謬參直指義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天造楚客處訥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並請收禁差三司推鞫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對仗劾彈者即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楚客更咤鰓作色而進自言以執性忠鯁被琬誣奏中宗竟不能窮覈其事遽令琬與楚客等結爲義兄弟以和解之故韋氏敗楚客與晉卿等皆伏誅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也娶武三思妻之姊田是累轉太府卿神龍中嘗因穀貴中宗召處訥親問其故武三思諷知太史事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夜有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斯應帝以爲然降勑褒述處訥賜衣一副綵六十段無幾進拜侍中與楚客等同時伏誅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則天在位已絕綴旒韋后司晨前蹤覆轍當是時姦邪有黨宰執求容順之則惡其名彰逆之則憂其禍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況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晉卿處訥等讒諂並進威虐貫盈不使逃刑可謂政正

贊曰爲唐重臣食唐重祿顛危不持富貴何足二宗一紀讒邪酷毒與前數公死不知辱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二

劉昫等撰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婁師德　王孝傑
張仁愿　薛訥　王晙
唐休璟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上元初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卿素積忠勤兼懷武略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摠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北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良深長

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
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鄉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以
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又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稍遷秋官
尚書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並依舊知政事證聖元
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與吐蕃大將論欽
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師德貶授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
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歲兼檢校右肅政御
史大夫仍知左肅政臺事又與王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州
神功元年拜納言累封譙縣子尋詔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校檢
河西營田事聖曆二年突厥入寇復令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
大摠管是歲九月卒贈涼州都督謚曰貞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
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
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
遠矣師德頗有學涉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自專綜邊任前後三

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雖參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始
終甚爲識者所重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也高宗末爲副摠管從工部尚書劉審禮西討
吐蕃戰於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
加敬禮由是免死尋得歸則天時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
蕃中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軍摠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
忠節率衆以討吐蕃乃克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
悅謂侍臣曰昔貞觀中具綏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
既盡復於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畢足徒
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爲左衛大將軍明
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男延載初入爲瀚海道行
軍摠管餘如故證聖初又爲朔方道摠管尋坐與吐蕃戰敗免官萬
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叛復詔孝傑白衣起爲清邊道摠
管統兵十八萬以討之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道隘虜甚衆孝傑

率精銳之士爲先鋒且戰且前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摠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爲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爲賊所殺及奔踐而死殆盡時張說爲節度管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乃誠奉國深入寇境以少禦衆但爲後援不至所以致敗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封耿國公拜其子無擇爲朝散大夫遣使斬宏暉以徇使未至幽州而宏暉已立功贖罪竟免誅開元中無擇官至左驍衛將軍以恩例贈孝傑特進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規周驃騎大將軍安邑縣公祖宗隋大業末爲朔方郡丞時爲梁師都舉兵將據城宗抗節不從乃爲所害休璟少以明經擢第永徽中解褐吳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營州戶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其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衆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于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爲襟帶自秦漢已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摠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溫古失利休璟收其餘衆以安西土遷西州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亦休璟之謀也聖曆中爲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獲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來請和因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大加歎異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尋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拜夏官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時中宗在春宮將行進啓於皇太子曰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顧謂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計事但以遐遠兼懷北狄之憂耳未幾加特進拜尚書右僕射是歲秋大水休璟雨上表自咎請免官甚切辭多不載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尋遷中書令充京師留守俄加檢校吏部尚書又以宮寮之舊賜實封三百戶累封宋國公休璟在任無所弘益景龍二年致仕于家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憑附者皆得寵榮休璟乃爲其子娶賀婁氏養女爲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仍封宋國公休璟年踰八十而不知止足依託求進爲時所譏景雲元年又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摠管以備突厥停其舊封別賜實封二百戶二年表請致仕許之祿及一品子課並令全給休璟初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延和元年七月薨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益曰忠子先慎襲爵官至陳州刺史次子先擇開元中爲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也本名仁亶以音類睿宗諱改焉少有文武材

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為有識所重尋而夏官尚書王孝傑為吐刺軍摠管統衆以禦吐蕃詔仁愿往監之仁愿與孝傑不協因入奏事稱孝傑軍敗誣罔之狀孝傑由是免為庶人仁愿遷侍御史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敘録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行問之皆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左遷崇仁令擢仁愿為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衆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愿為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慴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三年突厥入寇朔方軍摠管沙吒忠義為賊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衆仁愿至軍而賊衆已退乃躡其後夜掩大破之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請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已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朝方無復寇掠減鎮

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鄣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貴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惡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摠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仁愿在朔方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爲管記義烏尉裴良貞爲隨機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愿有知人之鑒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累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中宗賦詩祖餞賞賜不可勝紀尋加鎮軍大將軍睿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禄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禄大夫依舊致仕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傅賻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爲監護使子之輔開元初爲趙州刺史

淳訥絳州萬泉人也左武衛大將軍仁貴子也爲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爲儲蓄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其後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凌以盧陵爲辭今雖有制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則天深然其言尋拜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玄宗即位於新豐講武訥爲左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之軍不動玄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上甚加慰勞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杜賓客以爲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爲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爲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爲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

同紫微黃門三品摠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灤河遇賊時
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爲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
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
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
同紫微黃門三品薛訥摠戎禦邊建議爲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
我王師衂之虜境觀其疇昔頗常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
緩嚴刑俾期來效宜赦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其年八月吐蕃
大將坌達延乞力徐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
渭源縣掠羣牧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太
僕少卿王晙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衆至渭源遇賊戰於武階驛
與王晙摘角夾攻之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
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敗之殺獲萬人擒其將
六指鄉瀰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
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剋捷玄宗大悅乃停親征追贈王海賓

左金吾衛大將軍賻物三百段粟三百石名其稚子爲忠嗣拜朝散
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即便敘錄功狀拜訥爲左羽林軍大將
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涼州鎮軍大摠管尋
以年老特聽致仕八年卒年七十餘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沉勇寡
言臨大敵而益壯訥弟楚玉開元中爲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以不稱
職見代而卒

王晙洛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晙弱冠明經擢第
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
罪於副將韓思忠思忠奏請誅之晙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己又有勇
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爭之思忠竟得釋而晙亦由是出爲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
以饋之晙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
百姓賴之尋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晙乃下勑曰彼州往
緣寇盜戶口凋殘委任失材乃令至此鄉處事强濟遠邇寧靜築城

務農利益已廣隱括綏緝復業者多宜須政成安此黎庶百姓又有
表請不須來也峻在州又一年州人立碑以頌其政再轉鴻臚大卿
充朝方軍副大摠管兼安西大都護豐安定遠三城及側近軍並受
峻節度後轉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
洮軍峻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
大來谷口吐蕃將欲達延又率兵繼至峻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
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至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
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
衆邀擊吐蕃至武階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為賊所隔峻率兵迎訥之
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峻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又大
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所掠牧
馬而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仍拜其子
珣為朝散大夫尋除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為乙姓所
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

峻上疏曰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讎嫌情異
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豐雖悔何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
生梗寔難處置日月漸久姦詐逾深窺邊間隙必為患難今有降者
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損五百
餘人私置烽鋪潛為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牧降戶
必與連衡臣問没蕃歸人云却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
降人翻成細作儻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凌胡兵應接表裏有
敵進退無援雖復韓彭之勇孫吳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望至秋
冬之際令朝方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啗以繒帛之利示以麋鹿之
饒說其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並分配淮南河南寬鄉安置仍給
程糧送至配所雖復一時勞弊必得久長安穩二十年外漸染淳風
將以充兵皆為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俘虜置
之沙漠之曲西域編甿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場何獨降
胡不可移徙近者在邊將士愛及安蕃使人多作諛辭不為實對或

言北虜破滅或言降戶安靜志欲自言功効非有以徇邦家伏願察
斯利口行茲遠慮邊荒清晏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議謀者云邊故
事必言降戶之輩舊置河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寧今日還應穩便但
同時異事先典攸傳往者頡利破亡邊境寧謐降戶之輩無復他心
所以多歷歲年此類皆無動靜今虜見未破滅降戶私使往來或畏
北虜之威或懷北虜之惠又是北虜戚屬夫豈不識親疎將比昔年
安可同日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令分配內獲精兵之
實外祛黠虜之謀暫勞永安此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為備擬亭障
之地蕃漢相參費甚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往通傳信
息結成禍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害之狀長短可
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即是今日良圖留待河冰恐
即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鎮逆耳利行敢不盡言疏奏未報降虜果
叛勑峻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峻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
幕而趨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峻若事君
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令其艱苦若誠心
忠烈天監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
為兩道其在東者峻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
駘馬牛羊甚衆峻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大摠管尋
遷御史大夫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勻磨等散在受降城左
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為表裏侵軍城而叛峻因入奏密請誅之八
年秋峻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由是乃授峻兵部尚
書復充朔方軍大摠管九年蘭池州胡苦於賦役誘降虜餘燼攻夏
州反叛詔隴右節度使羽林將軍郭知運與峻相知討之峻奏朔方
軍兵自有餘力其郭知運請還本軍未報而知運兵至與峻頗不相
協峻所招撫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賊以為峻所賣皆相率叛走峻進
封清源縣公仍兼御史大夫俄而賊衆復相結聚峻坐左遷梓州刺
史十年拜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屬車駕北巡以峻為吏部尚書
兼太原尹十一年夏代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追録破

胡之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其年冬上親郊追駿赴京以會大禮駿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勅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駿潛謀構逆勅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説鞫其狀駿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左遷蘄州刺史十四年累遷戶部尚書復爲朔方軍節度使二十年卒年七十餘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往歲魏元忠爲張易之昌宗所構左授高要尉駿密狀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駿曰魏公且全矣子須威嚴而坐理恐子之狠狽也駿曰魏公忠而獲罪駿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駿氣貌雄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然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御下整肅人吏畏而愛之駿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駿與蕃將高昭領兵馬先軍討賊上聞而嗟異久之戶部侍中楊伯誠上疏請駿等墳特乞增脩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甚子孫玄宗乃遣使就其家廟祭仍加其子官秩

史臣曰婁師德應召而慷慨勇也薦仁傑而入用忠也不使仁傑知之公也營田贍軍智也恭勤接下和也參知政事功名有卒是人之難也又何愧於將相乎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陳訥王駿等皆韜武幹亟立邊功然孝傑失於再擒休璟虧於餘行先敗後勝陳訥何慙止雪迴風王駿難掩仁愿操履中否相兼

贊曰極物之心不形於色將相之材人何以測臣有始終功無爽忒多忌梁公自招慙德唐張訥駿善陣能師共服戎虜不憂邊陲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四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蘇味道　李嶠　徐彦伯　盧藏用　崔融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也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先知其貴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之引爲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爲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延載初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正授證聖元年坐事出爲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曆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

矣時人由是號爲蘇摸稜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爲憲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昌宗貶授鄜州刺史俄而復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贈舆州刺史味道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相友愛味玄若請託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對之怡然不以爲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

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僚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欲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

惧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糺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瞽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爲二十道簡擇堪爲使者會有沮議者竟不行尋知天官侍郎事遷麟臺少監聖曆初與姚崇借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鸞臺侍郎依舊平章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嶠尋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長安三年嶠復以本官平章事尋知納言事明年遷內史嶠後固辭煩劇復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則天將逮大

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糇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中宗即位嶠以附會張易之兄弟出爲豫州刺史未行又貶爲通州刺史數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賛皇縣男無幾遷吏部尚書進封縣公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初嶠在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至是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失輒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尋令復居舊職三年又加修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懷州刺史尋以年老致仕初中宗

崩嶠密表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宮內獲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雖不辯逆順然亦爲當時之謀吠非其主不可追討其罪上從其言乃下制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爲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趙國公李嶠往緣宗韋弒逆朕恭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有窺覦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焉以其早負辭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特掩其惡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賞罰儻乖下人安勸雖經赦令猶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

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尋起爲廬州別駕而卒有文集五十卷

崔融齊州全節人初應八科舉擢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爲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啓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自魏州司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供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怒解又請召爲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

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爲不可上疏諫曰伏見有司稅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緣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案易繫辭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

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劒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搔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隣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賀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舩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劒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

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蹔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爲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

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帝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强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璽書褒美融爲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勑付融撰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衛州刺史謚曰文有集六十卷二子禹錫翹開元中相次爲中書舍人

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璥有名於時官至魏州
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
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興
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
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
卑宮室非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
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
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
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憂人務奉已也且
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
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
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令
陛下不知百姓失業怖懼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
亡之患以納君於仁　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
發明恕之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爲惜人力而苦已也小
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
天下幸甚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藏用常
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辭曰客曰天道玄微
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
曆黃公裁變玄女啓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强國富違
之者則將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
爲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瞽眛所守徒識偏方之說說未究亨衢
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
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興亡並關
人事吉凶悔悋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爲不善者天降之
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
古之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

賞罰得中則兵强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尚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世遷訛俗多激倖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爲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唯德之增惑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謀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尚脩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乖天道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消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劒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刓印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噍

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雞玉鶴方爲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威斗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崗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裨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思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賢聖通規仁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焚蓍龜毀律曆廢六合斤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曆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蓍龜所以筮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牆匍匐帖然無氣口欿心醉不知所以荅矣景龍中爲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爲權要所逼頗隳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開元初起爲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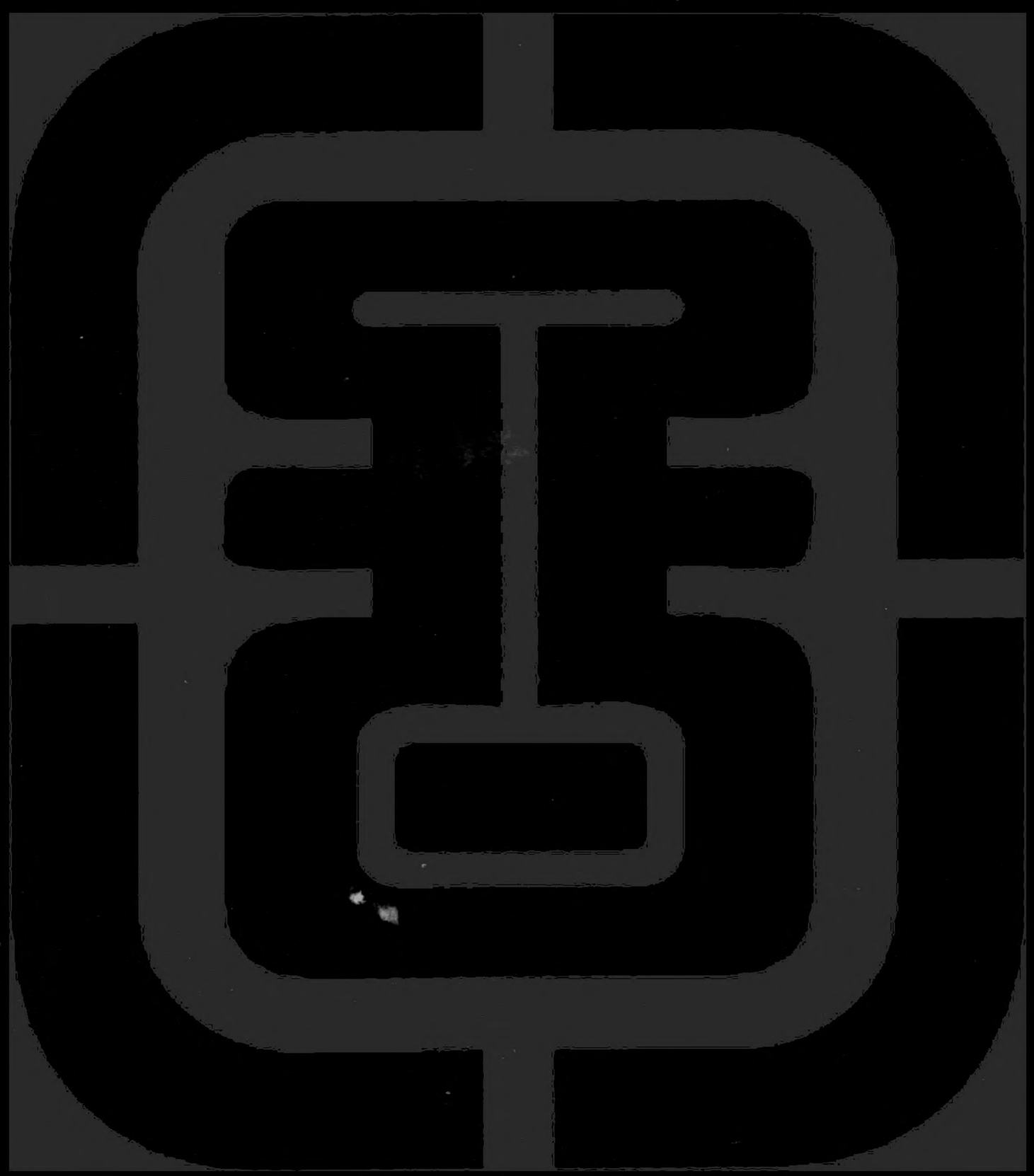
藏用工篆隸好琴碁當時稱爲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並早卒藏用厚撫其子爲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隱士及登朝趨趙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于世

徐彦伯兖州瑕丘人也少以文章擅名河北道安撫大使薛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累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嘉善判事司士李亘工於翰札而彦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河中三絕彦伯聖曆中累除給事中時王公鄉士多以言語不慎密爲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所陷彦伯乃著摳機論以誡于代其辭曰書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又云齊乃位度迺口易曰愼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鳴呼先聖知言之爲大也知言之爲急也精微以勸之典墓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脩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

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圭箕子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擿摭瑕玷參詳躁競審無常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封禍亂之根用詁講爲全計以號詡爲令德至若梧宮問答荊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圖宗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劒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韓盧聚音庳也羣吠得死爲幸何循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斷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爲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蒼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姬公之言也出為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詣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諭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鄒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榛探世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擇其交以後談不感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諜諜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錫茲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迺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神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高平縣子賜物五百段未幾出為衛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俄轉蒲州刺史入為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遷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厚南郊彭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彭伯事寡嫂甚謹撫諸姪同於己子自晚年屬文好為强澁之體頗為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彊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為輔相各處窮榮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贍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為文吏矣得非齷齪者乎摸稜之病尤足譏崔融盧藏用徐彭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知有守常之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為優矣

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為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慙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夫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四